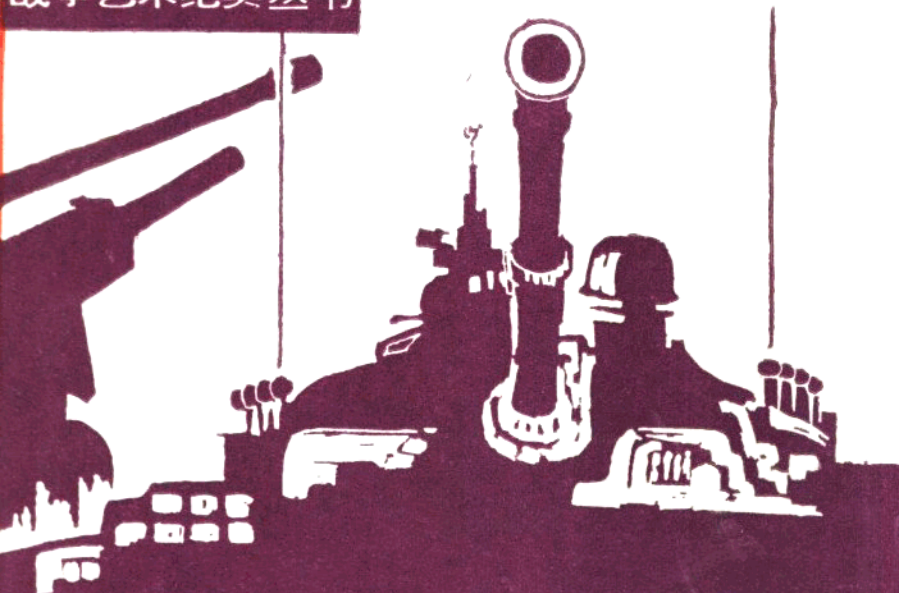


战争艺术纪实丛书



退却

痛苦多于光荣的明智抉择

葛振峰 赵磊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1)
-----------	-----

上篇 退却乃兵家常事

没有只进不退的战争	(11)
从敦刻尔克到诺曼底	(11)
以退为进的昭示	(18)
“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没有胜利	(29)
并非最后的战斗	(41)
转危为安的契机	(41)
弱中求强的手段	(53)
反败为胜的前奏	(66)
鄙夷退却的悲剧	(79)
何必不肯过江东	(79)
善走残局亦英雄	(88)
千呼万唤的退却意识	(103)

下篇 没有成功的退却 就没有胜利

形形色色的退却.....	(121)
聪明的拳师往往后退一步.....	(121)
不若则能避之.....	(139)
三十六计走为上.....	(152)
善退者不亡.....	(164)
敌进我退.....	(164)
敌进我进.....	(177)
敌退我退.....	(188)
不比组织进攻容易.....	(202)
“皖南事变”在泣说.....	(202)
终点选在哪里？.....	(213)
有序就有一切.....	(224)
欺骗是不可缺少的.....	(240)
不放弃积极打击的机会.....	(258)
后 记.....	(268)

引 言

一部壮丽奇谲的战争史，充满了惊俗骇世的传奇。倘若有谁问，一切战争行动中最动人的传奇是什么？在莫衷一是的多种答案中，它，则是我们毫不迟疑的选择。

不知怎么，同它碰撞旋即点燃了我们涌动的思绪，激起了我们理性的心颤，并使我们所有的冲动变得凝重而深沉。它诱惑着我们满怀景慕的渴望，去追随前辈军事家曾艰难跋涉的道路，去跟踪他们留下的重重迭迭淤血的足迹，去领略、品味和探求它的不朽与高扬……

这个它，就是退却。

在波澜壮阔的战争舞台上，历史赋予它的几乎注定是悲壮冷峻的使命——

退却，是一种主动或被迫采取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转移行动，是防御的继续（溃退除外）。它主要包括后退、退守和溃退等样式。从表面看，它是一种较之防御更为消极的作战形式，其最突出、最直观的特征，就是迅速避开或摆脱敌人，向后方退缩。

也许，退却的这一特征使人们产生了某种错觉，认为

退却毫无积极性可言。实际上，同是退却，其内涵却大不一样，它孕育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正象陈毅元帅指出的：

退却可以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完全败退的形式，又可以表现为形式与内容从矛盾到统一的以退为进的胜利的进攻形式。

这就是说，退却可以因指挥员在作战指导或组织指挥等方面的失误而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大败退，也可以通过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入主动精神而赋予退却以全新的和充满活力的内容。因此，笼而统之地说退却是消极的并不准确、恰当，它同样含有积极的成份，它虽有可能变被动为更大的被动，使悲壮之中又增凄惨，冷峻之中又增惶恐，但也可能变被动为主动，使悲壮之中不乏神奇，冷峻之中不乏潇洒。

退却的被动性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为所有军事家所熟悉和明了。其表现如同两个拳师较量，技逊一筹的拳师多是勉强应战一样，往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有时竟连必不可少的招架之功也丧失殆尽，在强敌的凶猛攻势面前败下阵来，疲于奔命，甚至演变成无组织、无目的的溃逃。如苏德战争初期，因战前苏军统帅部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企图通过边境短期交战挫败敌人，进而转入反攻和进攻，造成苏军普遍忽视退却等问题的研究，条令、教令中甚至没有“退却”这类字眼，部队则更谈不上

有这方面的训练，导致其西部集团在德军的闪击下被迫向后方退却时，因缺乏经验和指挥不当，很快陷入混乱之中，各级之间失去联络和指挥，许多部队的撤退成了无组织的溃退，损失惨重；海湾战争中，由伊军统帅部战前的错误判断和战中的消极指挥，造成侵科伊军在最需要组织退却以求得政治解决危机的时刻，却按兵不动，坐失良机，逐步陷自己于更大的被动之中，而在最需要组织坚守以夺回战场主动权的关键阶段，却仓皇下令全线退却，拱手让出了主动权，结果出现了兵“退”如山倒的不利态势，为多国部队所乘，致使伊军精锐之师“共和国卫队”被合围。

退却的主动性反映了战争的特殊规律，超出了通常范围，并不是所有军事家都能了解和掌握的。其表现虽悲壮但不失乐观，虽冷峻但不失豪迈，多是把退却变成了转危为安的契机，弱中求强的手段，反败为胜的前奏，视为从被动之中争取主动、从不利之中寻求有利的转折点，恰如“大兵元帅”苏沃洛夫所言：

“前进”是我心爱的原则，但我也向后看，然而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进攻。

这是退却艺术的真谛所在，也是退却行动的传奇之花。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至四次反“围剿”，弱小的红军在优势敌军的“分进合击”、步步进逼的严峻形势面前，因不能迅速击破其进攻，为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主动退却，后发制人，结果连战

连捷，巩固和发展了红色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实施战略退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险恶形势下，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其远见灼识的胆略和宏伟浩大的气魄，指挥3万余疲惫受挫之众，纵横驰骋，穿插迂回于敌重兵集团之间，以灵活的打走进退等作战行动，巧妙地迷惑、调动和打击敌人，经过艰苦转战，保存了军力，挽救了红军，开创了革命战争的新局面。

退却，无疑是一切军事活动中最困难的行动。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曾生发如下感慨：

一支军队在战败之后开始全面退却，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都已经受了损伤，他们的秩序已经难于维持，所以，我们只要稍为一想到那些种种困难的情形，就可以明了为什么最有经验的将领们，对于这种退却总是感到踌躇不前的。

退却通常是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这是一段布满荆棘、危机四伏、让人望而生畏的艰难征程。那些支撑着历史的负荷、承受着战场的张力、担负着部属的寄托的指挥员，在不得不率部踏上这个征程的时候，那种常常处于内外交困、疲于应付、焦头烂额的苦境是不难想象的，他们不仅要全力以赴地抵御或打破来自敌方的诸如快速追击、断敌退路、分割合围等压迫和进逼，而且要千方百计地克服或消除来自己方的诸如失败主义、逃跑主义、拚命

主义等影响和“袭扰”，他们面临的是能否撤得下（撤离战斗）、退得下（摆脱敌人）、稳得住（有条不紊）等一系列亟待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一切不容许他们轻举妄动，草率行事，做孤注一掷的冒险，他们需要殚精竭虑，全面运筹，甚至显得有些优柔寡断，迟疑不决，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雪上加霜，诱发全局动荡，引起整个“链条”的连锁反应，而置部队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其后果不是全军溃散，就是全军覆没。所以，没有哪个军事家面对退却的紧要关头不是这样：抖抖瑟瑟，战战兢兢，疑虑重重，忧心忡忡。这不难体谅和理解，在一切军事活动中最困难的行动开始前，指挥员都将缜密思索、精心谋划、慎重决策，他们苦苦探求的是，在艰难险恶中开筑一条退却的坦途。而约米尼所说的“踌躇不前”，在这里则恰恰是军人的顽强、坚韧、谨慎、力量和光荣的最崇高、最神圣的表现之一。

退却，无疑是一切组织指挥中最复杂的工作。无论是突破、追击，还是阻击、坚守，抑或是机动、佯动，任何一种形式的作战，其组织指挥都是纷繁复杂的，退却的组织指挥则是复杂之中最复杂的一种。退却，既不同于一般的战场机动，又不同于其它作战形式，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呈现为走打结合、攻防交融、且战且退的综合样式。退却的指挥如同演奏一曲雄浑悲壮的交响乐章，由于退却之中有阻击、有坚守、有佯动、有突围、有反击，没有超常的驾驭能力是不可能精彩、出色的表演的，所以，成功

的退却，既要有走的计划，又要有打的准备，既要保证部队撤得下，又要保证部队走得了。然而，尽如人意、尽遂人愿的退却是不存在的，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退却常因一些突如其来的错综复杂情况而变得不好把握、不好驾驭，即使被毛泽东视为平生“得意之作”的四渡赤水战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几经周折，四番进退，才巧渡险关，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但是，不管怎样，作为指挥员，他们的目光必须时刻关注着那些具体的、同时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如怎样设置障碍，以迟滞敌人的行动，换取宝贵的时间；怎样以最低限度的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的损失，换来主力部队的安全撤离；怎样侦察和掌握敌情，设置假情况，迷惑和摆脱敌人，以扭转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怎样选择有利的方向和敌人的薄弱环节，集中兵力、火力突围；怎样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以使退却始终保持良好的秩序；怎样组织退却中的适时休整，以励再走或再战；怎样抓准时机，利用敌人的骄横、麻痹、轻敌等弱点，对敌予以大胆而有力的反击等等，舍此，便不可能步出山重水复，迎来柳暗花明，溃退与惨败，就将成为不可避免、不可挽回的必然。

退却，无疑是一切战争艺术中最痛苦的抉择。论痛苦，投降较之退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投降本身已不属于战争艺术的范畴。而退却，在所有的战争艺术中，因通常要付出比其它作战形式更为惨痛的代价，如丧失土地、危害人

民、对外产生不良影响，使指挥员承受着独有的痛苦体验，时常沉缅于发自心灵深处的自责和沦陷于来自外部环境的指责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最痛苦的战争艺术。毛泽东的一段名言，却为退却艺术灌注了恢宏的气度，他说：

关于丧失土地问题，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政治影响做代价。

诚然，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依靠退却来赢得，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成功的退却，尽管退却是一种痛苦多于光荣的抉择。人们一定记得，当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举兵60万渡过涅曼河向俄国发动全面入侵的时候，俄军正是以统帅巴克莱和库图佐夫指挥的退却行动为标志，以不战而放弃莫斯科为代价，敲响了入侵者的丧钟；当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计划归于破产而改作向山东、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的时候，我军也正是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以齐鲁平原的大踏步前进和后退为契机，以黄土高坡的主动撤离延安为前奏，拉

开了战略反攻的帷幕。而一个不愿仰视退却的光环、不肯品尝退却的苦涩的统帅，很难说他会创造这样的战争奇迹的，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毕竟没有成功的退却就没有胜利。



退却乃兵家常事

没有只进不退的战争

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倘使有过，也是例外。

——列宁

从敦刻尔克到诺曼底

古往今来，两军对垒，战不过攻防进退。

进与退，作为相互对立而又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总是并驾齐驱地出现在战场上的。

人们不会忘记，1940年5月10日，当晨雾从法兰西的江河上向着葱郁的草地和鲜花盛开的果园弥漫开来，预示着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震撼了世界——纳粹德国猝然将西欧置于闪击战的狂飙之中。

继吞并波兰后，德军又顺利地占领了丹麦，并在挪威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希特勒认为对西方发动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遂集中和展开136个师，坦克3000多

辆，飞机 4500 架，建立了 A、B、C3 个集团军群和 1 个预备军群，于 5 月 10 日突破盟军防线，一路风卷残云，势如破竹，长驱直入。

13 日，B 集团军群进至海牙和鹿特丹等政治、经济中心；15 日，荷兰投降；17 日，占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A 集团军群 10 日占领了卢森堡；14 日渡过马斯河，尔后以每昼夜 20—40 公里的速度向西推进；20 日占领阿布维尔，其坦克部队随后挥师北上，从背后突击在比利时的盟军；21 日，快速部队到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分割了英法联军正面，封锁了加莱海峡，阻止盟军从英国本土增援。德军于 23 日攻占布伦，27 日夺取加莱；28 日，比利时国王下令比军投降。至此，退守比法边境敦刻尔克地区的盟军 40 个师陷入绝境。

二战初期的西线战局，恰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战争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的碰撞，较强的一方，不但可以抵消对方的力量，而且还可以迫使对方作反方向的运动。然而，战争并不象两个物体碰撞那般机械、简单，战争的目的也不是单纯地竞赛哪方前进了，哪方后退了，而是通过进或退这样的形式和手段，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邱吉尔要比希特勒高明得多。

眼看数十万盟军将束手就擒，美国驻英国大使肯尼迪向华盛顿报告说：“只有奇迹才能拯救英国远征军免于全军覆灭”。可是，盟军真的创造了战争奇迹。由于希特勒未能

“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在围歼敦刻尔克守军的关键时刻突然叫停，命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改用空军解决战斗，这无疑给了盟军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他们顶住了德军的陆空夹击，利用仅存的敦刻尔克港，自5月26日18时57分开始，至6月4日17时23分结束，经海上顺利撤退了33万8千人，其中英军22万，法军8万，其余是比军。这一奇迹，不仅使盟军保存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抗战力量，而且掘开了希特勒不祥命运的源头。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莫尔曾经这样评价：“德国的失败和欧洲的光复始于敦刻尔克”。此话未免带有片面性，却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敌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是攻防进退相互转化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是很难制胜对手的。众所周知，战争是军力、经济力的较量，它突出地反映在对人力、物力的需求上。两军攻防进退地位的确立，一开始都是以敌对双方力量的强弱为基础的。但是，这种地位的确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诚如列宁所言：“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样，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也如毛泽东所言：

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
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
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
……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
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从敦刻尔克撤出的 30 余万盟军，无疑是后来反攻欧陆的一个极重的砝码。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利·莫尔的观点不无道理。

6 月 4 日，德军攻占了敦刻尔克，4 万盟军被俘。这样，盟军除马奇诺防线上还有法军坚守外，在欧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堡垒被德军的铁骑踏碎了。

此时的希特勒可谓心醉神迷，踌躇满志，西线作战的频频得手，使他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接踵而来的是利令智昏，不能正确地估价自己的力量，自以为不可战胜，甚至置战争规律于不顾，竟然违背军事常识铤而走险，将能动的战争指导，变成了“唯意志论”者的疯狂之举。他的一位部将这样来评价其狂妄：“在元首的字典里，已经没有了‘不可能’”。

德军占领西欧诸国后，希特勒立即着手制定以进攻英国本土为目标的“海狮”作战计划。在“渡海攻英”实属无望，进行大规模空袭又连遭惨败的情况下，不顾部将的强烈反对，不惜犯两线作战之兵家大忌，以执行“海狮”计划为幌子，突然调转矛头，集结 190 个师，3500 辆坦克，4900 架飞机，4 万 7 千余门火炮，约 550 万人，开始了以闪击苏联为目标的“巴巴罗莎”行动。

德军从突然袭击中攫取了主动，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连连败退。数月后，其先头部队便进至莫斯科城下，德军士兵甚至已经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那镶着红星的尖顶。希